

在杨志军先生的创作谱系中,《无岸的海》似乎被人忽略了。远有《藏獒》,近有《雪山大地》,这部以青岛近代史上的传说为局的书,被他的众多优秀作品压住了光环。

《无岸的海》是双第一人称结构。叙述者“我”是香港《中华报》记者若缺,参与调查发生在青岛的“不来梅”号轮船上一桩扑朔迷离的导致18人死亡的凶杀案。这个第一人称其实只是过渡和桥梁,他加深了小说结构的灵活性。找到杀人凶手王济良的时候,故事的叙述随时可以转换,真正的第一人称其实是王济良。而且叙述者可以随时调换,结构就显得既接通历史又处于现代。这种可爱的叙述方式在《活着》中被灵活运用,在《泰坦尼克号》中也是如此。

故事讲的是一个石匠的半生颠沛流离。貌似倒叙的故事从即将离开青岛港的一艘德国轮船开始,时间是德国与日本轮番占领青岛时期。青岛被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,即将离开青岛港的船上却发生杀人案,18人遇害,凶手不见踪影。关于这桩凶杀传说众多,青岛地界人心惶惶。作为记者的“我”和联合国派来的五名调查员围绕案件展开调查。

杀人凶手王济良很容易就被找到了,一个贫苦出身的石匠,一个半大老头,会与盘踞在青岛的德国人有什么恩怨呢?这个传奇人物,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成功从海里“越狱”,又在王哥庄再次被捕,后来再次越狱。

不论故事真实与虚构,地名的演变似乎打开了尘封的青岛百年历史。主人公若缺原是青岛人,后面跌宕起伏的故事发生在青岛,书里浓重的历史色彩,开启了读者打开青岛记忆的闸门。小说中的青岛被打上了厚重的殖民烙印,毕史马克街(今江苏路)、维多利亚湾,许多道路和海湾,在小说中披着殖民地的洋装。王济良是幸运的,他技艺非凡,得到一个女子的喜欢和崇拜,她尊他为艺术家。后来,王济良一次次远渡重洋去德国寻觅这个女子,她不仅仅是他的妻子,还是仰望他的人,他从她那里得到的仰望是巨大的价值感满足。这个女子叫吉娜。德国人从青岛招募了大约500名石匠和铁匠前往德国修建炮台,王济良凭借精湛的技艺脱颖而出。管理炮台项目的亨利希是吉娜的哥哥。

王济良的讲述在继续:在德国修建炮台五年的时间结束,匠人们即将返回到青岛时,怀孕的吉娜去医院生产。王济良选择了先回国看望父母再回德国找妻子。然而,返程中船发生爆炸,几乎所有人都葬身海底。而这是一起刻意制造的事故。

回到青岛后,王济良被父母逼迫娶了哑巴老婆,生了儿子王实诚。但他一直在等待机会返回德国找吉娜,他从青岛到德国总共往返五次,每一次都命悬一线死里逃生,都没有找到吉娜。准备第六次出发的时候,王济良发现,当年并没有去德国修建炮台,而是在青岛的维多利亚角修建炮台。原来这是个巨大的骗局:亨利希故意让满载工匠的船从青岛出发,在海上漂流了许久后,在一个大雾的夜晚返回青岛的维多利亚角(现汇泉角)。经过五年建成了他们满意的隐秘军事工程后,又骗500多人“回”青岛,阴谋在海上炸沉船只杀人灭口。

这个局,其实作者在前面留下了线索,几次提到王济良发现德国的气候跟青岛差不多,中秋节也是这样清爽,植被与崂山的植被几乎一致。还有吃鱼那个细节,亨利希在厨房偷吃鱼,王济良闻香而去却遭到暴打。工匠们不能吃鱼甚至不能看到海鲜,是亨利希担心骗局穿帮。

一局揭开,前面的另一个局也顺便揭开:为什么王济良五次辛苦寻找未果,因为吉娜一直就在青岛,他去德国原本就是徒劳。当一切谜底解开,吉娜也等到德国宣布解除禁令公开维多利亚角炮台的秘密(这等于吉娜公开身份和经历,没有背叛祖国)。原以为这就是大团圆结局了。但是剧情陡转:知道炮台山修建真相和害死众多工匠的仇恨,促使王济良决意复仇。于是他潜入“不来梅”号,在亨利希逃离前夕手刃了包括他在内的18个人。

玛丽娅和王实诚从好朋友走到恋人,玛丽娅怀孕让吉娜崩溃,她已经知道两个孩子的血脉关系。“我”一次次成为无意的告密者,既告密了王济良第一次被同伙成功搭救,又告密了王济良逃脱后的藏身之地导致他再次被捕。后来,“我”的暗示导致王济良上演吞钉自杀,在医院再次逃跑。

更多的惊讶发生了:王济良回到哑巴前妻的家,杀了儿子王实诚;他又去吉娜的家,杀了女儿玛丽娅,然后在吉娜面前自杀了。花好月圆顷刻间灰飞烟灭,玛丽娅被送往医院生死未卜,吉娜盛装走过长街,带着满腔爱恨情仇投入大海。

若缺对玛丽娅百般呵护,让她捡回一命。若缺回香港复命并辞职,打算再回青岛与玛丽娅长相厮守的时候,战争再次开始了。一年后他归来,曾经的住宅人去楼空,谁都不知道那个女孩哪里去了。他依旧每天去毕史马克街负一号敲响门铃。

一位知情人从台湾来青岛,就为告诉若缺一个历史真相:当年王济良捅了玛丽娅一刀以为她已经死了,玛丽娅爬起来用刀捅了王济良。最后时刻,王济良让吉娜和玛丽娅说他是自杀。若缺回香港后,玛丽娅投案,承认了杀死父亲的事实。王济良被联合国调查团认定为“民族英雄”,玛丽娅被以杀害“民族英雄”之罪枪决。

这是个太过悲催的故事。王济良手刃儿子和女儿,女儿因误解他要杀自己的母亲而杀了父亲。而这一切罪恶都是外国殖民者造成的。主人公一生苦苦寻觅,是在找自己的妻子吗?通观全书,执念才是他悲剧的根源。他苦苦寻觅的或许已经脱离了事件本身。谁不是深陷在各种欲望和执念中苦苦纠结?每个人的无人生之海该如何泅渡?

作者简介:张金凤,中国作协会员,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,教师。



人生之海如何泅渡

——读杨志军《无岸的海》

◇张金凤

时光对面的象征主义

——张毅作品《描述一段记忆》文本细读

◇黎权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。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
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岛」
扫码关注

与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并称为三大艺术创作美学的象征主义,在现代诗与戏剧创作中运用更为广泛。张毅的诗风,着意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暗示抽象的情感与思想。其《描述一段记忆》共四节,可作为张毅象征主义风格诗歌的样本,值得评论家研读解析,以引导大众更好地阅读象征主义风格作品。

邮筒在时光对面。她从斜坡尽头走来

随后消失。我说的是一部老电影

一些人往回走,面孔重叠另一些面孔

光线渐渐减弱。许多声音在耳边响起

诗歌第一节写的是时间。“邮筒”作为即将消失的事物,象征过去的时间,为了一封书信,邮筒是值得等待期盼的时间,写信或收信的“她”作为回忆,在脑海里闪现又消失了。诗中的“她”和“女孩”,指值得留恋的、曾经向往和追求的美好事物,“老电影”进一步指明了诗的主题——对过去事物的记录、旧时光的回味、向往追求的重现、情感轨迹的追索,以及对梦想的审视与思考。

“面孔”“光线”“声音”显然是用直观形象描述抽象的记忆特征:有些人能顺着回忆走回来,大部分人面容模糊,如同昏暗环境下有声无人、有音无形的情景。诗人站在流逝时光的对面,恍若隔岸观火,并以直觉或幻觉里的具体形象,将个人、社会和时代的记忆生动而丰富地呈现出来,体现了象征主义风格的迷人之处。

大海像史前一样明静,海风日日刮过

我的楼顶。一艘旧船泊在那里很久了

渔人反复修补那张破网。沙子从指缝

滑落瞬间,我看见了时间的反光

风暴退去后,露出许多礁石和瓦片

我总在午后去寻找旧地址

那些破碎的东西总是让我伤心

这是第二节,“大海”是永恒之物的象征,“海风”则是变化之物的象征。诗人借鉴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《滨海墓园》中“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”的意象,揭示静止与变化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。固守“旧船”和“破网”的“渔人”对过去深深眷恋,但是时间的反光是扎眼的,类似于对指缝间快速流逝的沙子的刺激反应。“风暴”“礁石”“瓦片”象征变化过程中发生的一桩桩往事与故事,找寻和追思、留恋的情怀难免引发伤感,这是象征主义风格作品对人性深处真实情感婉转曲折的表达,体现张毅在艺术方法上否定空泛修辞和生硬说教的态度。

如果相反,非要用生活语言翻译这一节诗的话,就是“永恒固然存在,变化却是常态,虽有人固守根本,但无法阻止时间如沙漏。时间改变事物,让许多人感觉如风暴经过,不复存在的过去,残缺的记忆着实让人感伤”。我知道这样翻译对诗作具有极大破坏性,提出“纯诗”理论的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曾说:“叫出一个事物的名字就会破坏诗的大半乐趣……理想的方法是暗示事物。”我这样明白地将它们说出来,毫无疑问破坏了诗作的神秘感和唯美主义色彩。的确,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是从无到有、超越经验的独立存在,而对象征本体“点名道姓”,显然有悖于诗歌评论的旨意。但是,为了引导普通读者了解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的手法,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。

海边的教堂很老了。牧师的眼在门后闪光

手中的经书若静夜的花,一页页打开

我和落日的约会是从那时开始的。我们谈论

风暴也谈论爱情。女孩就是那年走失的

教堂后面有个商场,我的朋友开了家酒吧

人们把假烟换成硬币,然后大谈鱼与鸟类

陶和刀具。讨价声在夜晚持续不断

这是第三节,前两行诗中的“教堂”“牧师”“经书”象征了应许与承诺,人们往往因此而前往赴约。然而,“落日”的意象却为“事物即将终结”埋下伏笔,所以赴约的人不仅谈论爱情的永恒,也讨论风暴的聚变,预示美好幻想终将走向变化。前文提到象征主义风格能够较好地处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,接下来一组意象“商场”和“酒吧”,显然与前面的意象形成对立关系,更难堪的是大自然天赐的“鱼”与“鸟类”,文明传承下来的“陶”与“刀具”,顷刻也变成了商品而充斥于诗歌现场。诗人对工业时代和商业社会的排斥,以及对农耕文明的怀念之情彰显出来,辩证地陈述了变化中的情感体验——旧事物被打破始料未及,甚至让人感到颓丧,鱼龙混杂以及投机取巧令人厌恶,伤害了诗人的美好愿景。在此,象征手法很好地处理了世界在变化当中的不确定性。

那个女孩走失的消息在夏天传了很久

从一场大雨到另一场大雨,中间隔了

一部书的距离,那是一部描写风暴的书

现在,月色照亮虚幻,汽笛越过星辰

栖息在生锈驳船上的海鸥,挺立在倾盆

大雨下。而大海永远像史前一样明静

最后一节,显然是思辨与总结之诗。“大雨”和“书”象征社会发展、时代前进的步伐与见证,人们需要花较长时间适应场景变化和观念革新。所有的改变都将记录在册,前行的方向却矢志不渝,不经意间已是月朗星稀,前程不再虚幻,汽笛长鸣轻舟早过万重山。即便如此,“生锈驳船”上有“海鸥”在“倾盆大雨”里坚韧守卫,一如大海永恒存在。

评论家对现代诗歌文本作详尽解读,并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情,类似于说破了魔术师的戏法。但是,诗人创作时呕心沥血,穷尽生活经验、文化经验和天赋灵感,务求准确完美地表达创作主旨。他们对具体事物透彻地思考剖析,与其他学者在研究上的作风是一致的,然而诗歌的高级在于它无功利之心,是在用灵魂歌唱。精美诗篇如果不细读出来,不让它得到读者理解并走进心间,其文本一定会在时间泥河里湮没,这将多么遗憾和痛惜。

作者简介:黎权,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,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,青岛市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。